

> 闲话

深情的算法

□ 张清

南国的暮色,总带着些许黏稠的凉意,像一杯饮剩的茶,温吞地凉在掌心。车行向佛山,在断续的霓虹里摇晃。卢师傅的广州话软糯,却裹着一根现实的刺:“在我们看来,深圳啊,是座冰凉的城。”光与影掠过他微倦的侧颜,“那里的人只晓得赶路,连笑一笑,都像在计着费。”那时,夕阳正沉,他的话轻飘飘的,散在风里,却像一粒无声的沙,落在我心间。

直到那夜,在宾馆明净却空洞的大堂见到我的孩子,那粒沙忽然有了重量。他从八点半的夜色里走来,肩上的背包似乎比记忆里更沉,镜片上恍惚还映着未关闭的表格与数据。我预备了许久的拥抱,徒然地悬在半空——他只牵起嘴角,形成一个勉强的弧度,眼下的淡青在冷白灯光下,无所遁形。谈话像断线的珠子,总被他震动的手机截断。望着他低垂的、被屏幕微光映亮的年轻脸庞,指尖在玻璃上飞快敲击,一种陌生的凉意悄然漫上心头——这个被效率重塑的年轻人,还是我那个曾赖在怀里听故事的孩子么?

翌日清晨,在宾馆湿润的空气里,卢师傅的话与孩子的面容终于重叠。我忽然懂了,这不是人情味的消逝,是“班味”蚀骨——那种被工作浸透后的疲惫,让温情的触角都变得迟钝。正当这声叹息将要脱口,我却瞥见了镜中的自己——那个与父母同住一城,却只能以周末一顿仓促晚餐尽孝的女儿。饭桌上,父母欲言又止的目光,不也曾被我用“忙”字筑起的高墙,生生地挡了回去么?

原来,在时代的洪流里,我们都或多或少成了卢师

傅口中的“深圳人”。我们精于计算效率,却不得不压缩情感的容量;我们能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,却把最潦草、最疲惫的自己,留给了最该珍视的人。

这个周末,相聚只有一天半。他很少谈工作,只是反复地、轻声地说:“妈,我只是想好好休息。”然而,就是这样疲惫的他,仍会细致地为我们搜寻顺德的地道美食,默默地走在我身旁。离别时,更执意提起那只沉重的行李箱,一步步,稳稳地走向出租车。那一刻,他微微用力的臂膀,紧抿的嘴唇,忽然与我记忆中,父母将满满的吃食硬塞进我怀里的模样,重合了。

这些举动,是何等的笨拙,几乎不知如何言说爱,却又是何等的滚烫,烫得让人眼眶发热。

晨光终于漫过窗棂,像一抹温柔的洞察,照进心里。我忽然彻悟:这所谓的现代病,或许并非情感的荒漠,只是我们相爱的方式,在奔跑中暂时错乱了节奏。我们都在学习,如何在机械的韵律里,为那些“不效率”的温柔留一席之地;如何在被数字衡量的生活之外,去守护那些“不创收”的瞬间——那个执意提起的行李箱,那些硬塞过来的吃食,那句终于编辑好的、长长的语音信息。

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,正是我们对于冰冷时代,最温柔,也最坚韧的抵抗。爱的本质从未改变,它只是在这个斑驳陆离的时光缝隙里,换了一种更为笨拙,却也更加深情的语言。而我们,终将在不断的迷失与找寻中,听懂它,并重新学会,如何更好地相爱。

> 往事

熬冬

□ 李传云

腊月的集市,挤得挪不开身。我在一个摊子前停住——玻璃罐里盛着琥珀色的糖瓜,商标印得精致,糖却硬得需用槽牙去磕。摊主是个脸上有冻疮的汉子,见我犹豫,敲下一块递过来,热情地招呼:“尝尝,自家熬的!”

糖在舌尖化开,甜得单薄,像兑了太多水的蜂蜜。我道了谢,转身离开,心里却漫起一片巨大的失落:这不是糖瓜该有的味道啊。

我记忆里的糖瓜,是“熬”出来的。那熬字里,有火光,有耐心,有一整个腊月的郑重其事。

儿时的家乡,一入腊月,各家的盛事便是熬糖瓜,这是整条巷子默契的节序。张家出糯米,李家出自家的麦芽,王家贡献那口最大的铁锅。熬糖的日子,须选在干冷无风的晴日,仿佛天地都在为这份甜蜜屏息。

熬糖的核心是村东头的赵爷。他是个鳏夫,沉默如村口的石磨,唯独熬糖时,眼睛里有光。准备工作从腊八后就开始了。麦芽在粗陶盆里生出鹅黄的嫩芽,糯米在井水里浸得雪白饱满。最奇的是那口锅,乌黑锃亮,据说传了三代,锅壁上积着年复一年的甜。

熬糖当日,天还没亮透,赵爷家院子就热闹起来。灶是临时垒的,砖块还带着霜痕。女人们围着大盆淘米、沥水,孩子们被派去抱柴——必须是干燥的枣木或梨木,烧起来有股子果木香,赵爷说这样熬出的糖才“正”。男人们则沉默地坐着,偶尔递个工具,目光却都聚在那口锅上。

火生起来时,太阳刚好爬上东墙头。糯米下锅,加入捣碎的麦芽,慢慢搅拌。起初只是乳白的米浆,随着柴火噼啪作响,米浆渐渐泛起细小的泡。赵爷此时如临大敌,脱了棉袄,只穿件单褂,手持一把长柄铜勺,在锅沿轻轻刮过——那声音清越,像某种古老的计时。

“熬糖最忌心急。”他常对我们这群流着口水的孩子说,“火大了糊,火小了凝。得让甜自个儿慢慢出来。”

从清晨到正午,米浆的颜色一点点加深,从乳白到淡黄,再到浅浅的琥珀色。满院子弥漫着一种复杂的香——糯米的醇厚、麦芽的清甜、柴火的烟火气,还有时间被慢慢煮稠的奇异味道。我们围在灶边,看蒸汽将赵爷花白的眉毛染成霜色,看他古铜色的手臂稳健

地画着圆。那不止是在熬糖,更像在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,将一年的辛劳、盼望,以及对甘甜的敬畏,统统熬进这一锅稠浆里。

午后,糖浆变得浓稠,提起铜勺能拉起透亮的丝。这时赵爷会摒退众人,独留两个壮实的后生。最关键的时刻到了——拉糖。滚烫的糖浆倒在抹了油的青石板上,稍凉,便用木槌反复捶打、拉扯。

糖块在冰冷的空气里迅速变色,从琥珀到淡金,再到象牙般的乳白。赵爷的手像有魔法,一坨笨重的糖在他手中上下翻飞,逐渐被拉成中空的管状,最后在案板上切成整齐的小段,滚上炒香的芝麻。

第一锅糖瓜出炉,照例先分给孩子们。我们顾不得烫,抓过来就咬。那甜是霸道的,瞬间占领整个口腔,却又层次分明——先是芝麻的焦香,接着是麦芽糖醇厚的甜,最后竟能品出一丝粮食经烈火熬炼后的、微微的焦苦回甘。那甜有筋骨、有魂魄,能一路暖到胃里,再顺着血脉涌向四肢百骸,让整个腊月的寒风都变得可以忍受。

如今,糖瓜成了随时可得的商品,包装精美,甜度标准。可我再没尝过那种需要整个村庄协作、需要一天一夜的守候、需要无数双手传递才能抵达的甜。我们得到了便捷,却失去了“熬”的过程——那在缓慢中积聚的期待,在辛劳中结晶的情谊,在分享中完成的圆满。

走出集市,暮色已合。我忽然想起赵爷说过的另一句话:“熬糖跟过日子一样,急不得。你得信那粮食里的甜,它自己会出来。”

路灯次第亮起,城市的夜晚没有真正的黑暗。我捏着口袋里那枚买来的糖瓜,塑料包装窸窣作响。它完美、标准,却像这个被加速的时代——我们急于抵达终点,却忘了有些滋味,只有在慢火长熬的路上才能生成。

也许,真正的年味本就不是一场奔赴,而是一次久违的“熬冬”。在这急景凋年里,让自己慢下来,像等待一锅糖浆那样,等待某些古老的、朴素的情感,在时间的文火上,慢慢熬出它该有的、醇厚而复杂的甜。

那甜里,有火光的记忆,有手掌的温度,有一整个村庄的呼吸,有我们在奔向未来的路上,几乎遗忘的耐心。

> 美食

腊月腊味

□ 杨辉

进了腊月,天认真地冷了起来。一夜北风吹落雪,忽而已是腊月天——推开窗,寒气扑在脸上,不由得就想起老家灶屋梁上那几个黑亮亮的铁钩子。

那些钩子,每年冬至一过,便挂满了腊肉、香肠、猪耳朵,一串串悬着,在柴火的轻烟里慢慢熏成深红色。一天,两天……一个月,肉就“腊”成了。

这时候,我们几姊妹的心思也跟着活络起来。腊肠才挂上三五日,二妹就会指着说:“这根好像短了一截?”小弟眨眨眼:“怕是被猫偷吃了吧!”母亲从灶台边直起身边笑骂:“猫还晓得搬凳子?怕是家里出了‘小老鼠’!”其实谁心里都明白——腊肉上悄悄开的“小天窗”,香肠无缘无故“变短”,都是我们“尝鲜”的痕迹。最有趣的是连着耳朵的头皮肉,挂得最低,往往被割得最勤。有一回父亲发现时,只剩猪耳朵孤零零晃着,我们齐刷刷指向灶台上打盹的花猫:“它干的!”花猫委屈地“喵”一声,这黑锅一背就是许多年。

老话说:“进入腊门,五事莫问人。”说的是腊月里许多老规矩,自家懂得就好。那梁上挂的不只是肉,更是一家人过冬的底气。再难的年景,只要钩子上满着,心里就踏实。那些偷吃的小把戏,如今想来,也是腊月里独一份的暖趣。

可这些年,家里的“腊”味儿是越来越淡了。

去年这时,我说该备年货了。父亲摆摆手:“牙不行了,嚼不动。”妻子接话:“新闻说腌制品要少吃。”我还是偷偷灌了十几斤香肠,托弟妹小琴熏好带回家。结果它在冰箱里躺了快一年,偶尔蒸一节,也只我一人动筷。妻子嫌咸,孩子嫌硬。吃饭时我讲起小时候偷腊肉的事,孩子听了只是笑笑。那些腊月的鲜活记忆,已渐行渐远。

今年冬至,我又提了一句。父亲说:“别折腾了,吃新鲜的挺好。”孩子随口道:“同学家都不做这些了。”我听着,忽然明白——不是腊肉不香了,是日子不一样了。

从前日子紧,冬天蔬少肉贵,腊货能存小半年,是一家人的重要油水。如今超市里天天有鲜肉鲜菜,谁还非得把肉熏黑了存着呢?健康观念也变了。从前我们偷吃时,哪想过什么亚硝酸盐?母亲逮住了,也不过笑骂一句“馋猫”。如今一家人吃饭,油盐酱醋都得掂量。这自然是好事,日子好了,才讲究活得仔细。

只是心里仍有些空落落的。腊月的仪式感,仿佛随那缕炊烟一起淡了。忽然想起《礼记》里的话:“腊者,接也,新故交接,故大祭以报功也。”原来古人把“腊”看作连接旧年与新岁的仪式。明代李先芳写《腊日》,也说“岁晏乡村腊事稠,人情物态自悠悠”。可见腊月从来不只是吃食,更是一种心情,一份慎终追远的敬重。

那么,什么是年味呢?非得腊肉香肠不可吗?也许,一家人平安相守,吃什么都是香甜;也许,健康的身体,就是给彼此最好的年礼。铁钩子还在老屋梁上静静挂着,只是空了好些年。这“腊”,从不可或缺的储备,变成了偶尔尝鲜的念想,又从舌尖的滋味,化成了心头的记忆。时代往前走,有些东西自然慢慢放下,也是常情。

只是偶尔,当我独自咀嚼着一片腊肉时,恍惚间还能看见——几个小脑袋挤在灶屋门口,眼睛盯着梁上微微晃动的腊肠,你推我搡,窃窃私语。而母亲背对着我们,在灶前忙碌,嘴角挂着佯装不知的微笑。

腊月还是腊月,寒风依旧。只是“腊”字里的意味,渐渐从味觉的咸香,转成了心间的暖意——知道来处,也安心向前。旧时腊门里的规矩与烟火,就让它泊在岁月里吧;那些偷吃出来的趣味,那些给猫背过的黑锅,也都成了腊月记忆里最俏皮的注脚。

而日子,总要热气腾腾地往新处过。这大概就是“新故交接”最平实的样子了——旧的记忆在回味中越发温润,新的日子在珍惜中愈发踏实。腊味儿淡了,生活的味儿却厚了。